

# 辛弃疾传

中国  
名人传

经·典·珍·藏·版

谢家树·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长门事，沈吟其又误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  
然春不语，算只有殷勤，

知我者，二三子。  
——辛弃疾

辛弃疾传



谢家树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弃疾传/谢家树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008 - 4926 - 1

I. ①辛… II. ①谢… III. ①辛弃疾 (1140 ~ 1207) —  
传记—通俗读物 IV. ①K825.6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2337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120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379038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2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 目录



第一章 靖康之变 .....	1
第二章 西塘之战 .....	17
第三章 幼年时光 .....	31
第四章 从学亳州 .....	43
第五章 两赴燕京 .....	55
第六章 游历辽阳 .....	71
第七章 春宴大典 .....	88
第八章 清安之变 .....	106
第九章 起兵历城 .....	125
第十章 奉表南归 .....	140
第十一章 十年游宦之签判江阴 .....	157
第十二章 十年游宦之漫游吴越 .....	173
第十三章 十年游宦之寄宦临安 .....	191
第十四章 权知滁州 .....	214
第十五章 讨伐茶军 .....	233
第十六章 楚天寥廓 .....	248
第十七章 飞虎军成 .....	264



第十八章 退隐带湖 .....	283
第十九章 鹅湖之会 .....	295
第二十章 两任福州 .....	307
第二十一章 闲居瓢泉 .....	318
第二十二章 巨星陨落 .....	332

## 第一章 靖康之变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女真人分两路进攻宋都汴梁，二帝蒙尘。辛赞回到故乡山东历城，其儿文郁已经长成，父子在辛氏家族组织了家族私人部队，与女真人周旋。新任历城知县刘佑文设宴招待辛赞等当地豪族族长，文郁和郑家的子弟郑诚在深入县衙打听到女真人入驻历城的惊人消息。

靖康元年的冬天，辛赞在汴京担任司农寺主簿的职务，在女真人第二次围城前夕调职到南宮州，刚走到濮州，便在客栈中听说女真人已经围困了汴京，便停下来等待进一步消息。当时濮州城中谣言四起，有的人说女真兵已攻陷汴京，掠了财物而去；有的人说连当今圣上和太上皇都被女真人胁迫北上；又有人说天师郭京借得十万神兵神将已将女真人逐走云云。辛赞听后摇头苦笑，心中悲苦，心想宋朝自立国以来，并无失德于民，应该不至于遭到亡国之祸。

情况未如辛赞所料般好转，坏消息却一天比一天多，十几天后，女真人回兵北上，迅速攻入濮州，并没有遇到太多的抵抗。那时候中原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和平已久，绝大多数人性情温和、温文尔雅，只擅长于高楼上饮酒赋诗，流连于勾栏中调笑听曲，哪里知道如何执戟战斗，血染沙场？他们或许见惯了女人的处子之血，若是见到了自己身上流出血来，恐怕要晕过去的。而遥远的北方森林草原上的女真人忍饥挨饿，三餐不继，已经变得像狼一样狡猾和残忍。中原的百姓们的本能反应只是惊慌失措，像羊群一样四处逃窜，完全不知道如何抵抗，大多只能束手待毙，让女真人围住了像围猎一样猎杀，可能女真人从中确实也感觉到打猎的快感。

女真人在城中大大劫掠了一番，最后将城市焚毁，无情的火焰吞噬了无数

的酒楼歌台、无数的寺庙民居。城中的百姓许多死于女真人的狼牙棒下，稍有姿色的女子大多被充入军营，沦为军妓，每日奸淫，彻夜不休。女真人没有打算在城中建立自己的统治，他们刚从北方的森林草原中走出来，还不知道如何统治这样一个繁荣、发达的文明。因此他们纵兵抢劫，打算劫掠一番便回到自己熟悉的冰天雪地的故乡去。辛赞在客栈主人的帮助下和其他客人一起藏在一个隐蔽的地窖中，躲了七八天，确信女真人撤走后，方才走了出来。

这些幸存者看到被焚毁的城市后，都是面色惨白、失魂落魄，更有的人开始痛哭流涕，那是因为他们发现失去了自己的房舍、妻儿、亲戚或是朋友、邻居。有一个濮阳姓霍的书生在地窖中避难时认识了辛赞，对辛赞惨然道：“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的有之，杀人越货者有之，然而中国乱兵虽然残暴，总需要室庐自住。金虏侵袭中国，露宿异俗，言语不通，所经之处，尽皆焚毁。此等蛮夷人面兽心，何异禽兽？然我华夏百姓柔弱，如何与之相抗？唯有远遁他乡，以避其锋芒。”辛赞回答道：“狄夷自古侵袭中国，周之犬戎，汉之匈奴，魏晋时则有鲜卑、铁弗，隋唐时突厥、吐蕃，国朝以来则有契丹、党项与中国并立。匈奴、鲜卑、突厥之徒，于中国强盛之时，皆内附中原，化为中国之民。契丹人向慕汉化，知晓华夏礼仪，与我朝相安无事百余年矣。女真蛮族起于契丹极北，不知华夏典章制度，凭借蛮力，屡灭大国，已成我朝心腹之患。当今之计唯有效汉唐旧事，越极北之大漠，扫荡敌酋巢穴，尽屠夷种，以扬中国之威。女真人恐惧，则内附中国矣。”

霍生道：“我朝屡对契丹、党项用兵，无一竟功。不幸生于乱世，死于户牖之下亦难矣！悲乎！”辛赞虽然不以为然，然而也没有说辞来反驳他，这个时候的大宋王朝仿佛一个泥足巨人，在女真人的凶猛打击下，完全失去了反击的能力。众人在失魂落魄中各自散去。

辛赞借宿的客栈因为独立于两边坊街之外，并没有遭火，因此在那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总算是暂时尚有容身之处。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城中水粮短缺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辛赞收拾行囊打算立即返回家乡。然而当天晚上城外忽然进驻了无数衣甲鲜明的女真大军，这批人和前股烧杀劫掠而过的军人截然不同，军纪严明，穿戴也极为齐整。他们头盔装饰着一只凶猛嗷叫的狼头，披着毛色亮丽的貂皮，全军在城外空旷之地扎营，并不入城扰民。恐惧之心去后，城中一些特别胆大的人慢慢趋近女真大营，希望探查到这批女真人的来历。然而营地四周的所有可用来隐蔽的障碍物都已经被女真人清除，同时

还将树木砍倒建为鹿角，游骑兵四出侦察，这些人见无法接近大营，也就折回去了。

辛赞据此估计这队军人是女真亲贵大将或者是酋长之类人物的亲卫军队，然而他是一介书生，在这样的乱世，没有任何办法可为。第二天一早，女真人就拔营而去，城中人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迤迤前行，有两千多男男女女，双臂都被反扣捆绑，用粗绳相连，女真铁骑前后游弋，有人稍微掉队，就挥鞭下去，斥骂之声不绝于耳。城中人将所见情形告诉辛赞，还提到被押送人的衣帽穿着，说有许多丽色难掩的美丽女子，以及很多工匠手艺人穿着打扮的男子。辛赞悚然起立，顿时流下了两行清泪，身边的人都很吃惊。

只有辛赞心里清楚，前些日子的消息不假，汴京定然已经沦陷，这群被押送北上的人肯定是汴京被掠的王公贵族、匠人百姓。辛赞觉得没有必要在濮阳危城中再作片刻停留，收拾行囊，只身匹马，辞别这间客栈主人后便离开了濮阳城。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竟然提马走近了昨夜女真人所驻营盘，此时还是清晨时候，已有一层薄雾氤氲在四周，满地是纷乱的马蹄印。

辛赞策马缓行，在经过一个大草堆时，听到一两声清脆的啼哭，他下马循声而去，赫然在草堆后面发现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只是他的小脸被冻得通红，显然被冻坏了。要不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发出哭声，辛赞定然不会发现他，婴儿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婴儿相当幼小，估计出生没有几天，应该是北上的被掠女子所生，时令正值严冬，而且是在敌军中，所以母亲只得将孩子抛弃，希望有人能够发现。辛赞抱起这个小生命，心中生出怜意，更想起了自己分别很多年的儿子文郁，现在去南宮上任已经不可能了，身为族长，此时应该回到族中，主持家族的事务。

辛赞又返回客栈，让老板寻来一个奶妈，为冻馁饥饿的婴儿喂奶。在解开包裹婴儿的布包时，辛赞在里面发现一条丝帕，上书：“大军北行，冰天雪地之中产此婴孩，金虏凶暴，此儿绝难活命。忍痛弃于此地，盼上天佑之。”落款为：汴梁李氏。辛赞证实了自己的推测，然而城中十室九空，大多逃难去了，肯定找不到合适的人家来养活这个婴儿，就决定带他回到家乡。

辛家在历城聚族而居，亦耕亦读，可谓是簪纓世家。家族始祖维叶为唐大理评事，由狄道（今甘肃临洮）迁来山东历城。辛家祖先是为唐拱卫西陲的边民，与吐蕃、回鹘等西域民族经年厮杀，守卫着汉民族的河西绿洲。安史之乱后失去与唐中央政府联系后，依然坚守数座城池，在吐蕃人的围困下坚持了二



十多年。大唐政府的眼光此后就再未暇西顾，河西绿洲最后全部失陷，然而辛氏家族在西北冷酷的沙漠尘暴中形成了坚毅、勇敢的家族性格，同时也是儒学忠实信徒，族人上马就是彪悍的战士，下马又成为博学的儒生。用所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来形容他们最恰当不过了。河西诸州失陷后，辛家被迫迁徙，来到中原腹地山东，他们为大唐拓边时形成的文人和武士的综合性格在家族成员的身上依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家族中多有忠勇之士。入宋后，高祖师古，为宋儒林郎。曾祖寂，为宾州司户参军。

辛赞为官多年，历仕徽宗、钦宗朝。女真人入侵中原时，家族庞大无法南迁，就回到家乡隐居不出，当时年纪在四十五岁，因为威信卓著，被族人公推为族长。辛家自迁入历城以来，家族人数渐渐增长，开枝散叶，自然形成了一个庞大无匹的家族，族中壮年男子有两千余人，加上妇孺老人，总共有一万余口。家族中子弟外出为官或者经商，却也不将家庭迁出，他们的妻子、儿女大多留守故乡老家，习惯于倚门遥望他乡漂泊的丈夫、父亲。男子们最终还是依据古老的华夏汉人的习俗，在垂垂老去的年龄回到终生魂牵梦萦的故乡。然而，在这样一个天崩地裂、华夏即将倾覆的时刻，家族中的子弟们迅速从各地回到家乡，召开家族会议，以决定下一步何去何从。他们将面临的是似乎前所未有的险恶情势。女真人在北中国各地攻略，宣布所有的人必须立即向新政权效忠，敢于抵抗的人格杀勿论。这时候，每一个汉人都必须作出沉重的抉择，走还是留？生或者死？每个人心中都作了无数的盘算，生死关头不由得他们不彷徨。

辛赞从濮阳回到自家宅院时，他的妻子黄氏和独子文郁一起迎了出来，虽然家山依旧，故屋依然，但院中树木更见葱郁，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黄氏忍不住轻轻拥住辛赞轻声啜泣起来，辛赞没有说什么，自己知道亏欠妻儿太多。文郁已经长大成为一个高大的英俊少年，只见他长身玉立，头着白色武生巾，一袭白素箭衣，身侧带一把红鞘钢剑，神态间亲近中略带拘谨。赞心中暗暗称许，神色间却不动声色，进入内屋，安顿下婴儿后，一家人开始进餐，他们母子两个对辛赞带回的婴儿以及他的路上见闻都十分好奇，吃饭时候辛赞徐徐讲述自汴京之变以来，他一路上风餐露宿，历经艰险的经历。文郁对关于女真人的信息很感兴趣，当听说到女真人在濮阳城的残暴作为时，不禁神色黯然，对父亲道：“我前一阵子派人打探女真人消息，他们说起女真人的种种形状，残忍暴虐、人面兽心，今天听父亲说的也是一样，可见传言是真。覆巢之下，安得完卵？我们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反抗入侵者。”

辛赞问：“你有什么谋划吗？”文郁回答道：“我家族中年轻的一帮人已经组织了一个会社，每天训练，以求自保，更期盼在朝廷出兵时，为朝廷前驱。把这些鞑虏驱逐出去！”赞点头称许，暗想不枉了平时对他的教诲，这孩子颇得家族良好风气遗传，倒也是生平一大快慰之事。又问：“家族中众人不知道主张如何？”文郁道：“主张留下来的人很多，大概因为家族庞大，南迁不易，况且女真人贼众四出，前途危险，不如留下来等待时局变化。”赞点头称是，嘉许良久。黄氏一直默默旁听，到此刻方才插话道：“虽然虏势方张，气焰滔天，却不能长久。妾身自幼读史，历代苻坚、石勒、慕容鲜卑这些绝世凶人又怎么样？最后还不是折戟黄沙，身死国灭？凭借蛮力终究不能长久。”

黄氏名秀真，是济南硕儒黄伯坚的大女儿，熟读儒家经传，常以文姬、鱼玄机自许，撰有《扞星集》《止泉夜话》等诗文集，虽未刊行于世，辛赞读后却往往自愧不如，深以妻子的才华为傲。

文郁见父母精神似已倦怠，于是起身告退，站在中庭时候，他看到当夜满天星辰，一轮新月辉光四溢，如若白昼，院中树影婆娑，印在地上，仿佛水中的荇草浮动。夜静人阑，四下寂静无声，却又寒气逼人，文郁一时觉得心中沉郁，无心欣赏这平日看起来美丽的夜景。于是在白色月光下，抽出佩剑舞动起来，剑势指画东西，虎虎生风，确实是一把好手。舞到酣处，文郁身形移动加快，出手更加沉稳，神色凝重而带杀气。少年人心中爱憎强烈，久浴和平生活的阳光之下，在这个国家倾覆、人民遭到屠戮的时候，他似乎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女真人纵横中原，很快就会来到历城，他们是与中原汉人完全不同的极北地方的蛮族，听说比契丹人还要原始，他们以杀戮为能事、以抢劫为生活，中原大地眼看着要陷入动荡期，这是继五胡乱华之后的又一次胡人入侵。对于文郁而言，这种即将到来的危险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沉重归沉重，少年人的乐天天性又让他相信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即使是女真人，也不能夺去他心中的阳光和快乐。况且，辛家不是一般的家族，他们有尚武的传统，两百年前和西域胡人斗争的勇气和经验并没有从他们后人身上消失。

文郁随后来到了辛氏青壮不久前建立的社团的活动地方，这个社是文郁提议组建的，它的宗旨是研习近身搏斗的格斗术以及阵战之法，那是辛家家传的兵法，其精要的地方有被敌军长期围困的守城法，对敌方占领区的侦查法以及各种诡异的阵战之法，要旨就在于充分利用所处的山川、溪流、森林地形，以及人类共同的心理弱点来诱导敌方作出错误的判断，削弱他们的士气和战斗力。



文郁在同龄族人间表现出了优异的学习能力和领导能力，成为他们的天然领袖。当初他发出组建社团的号召时，家族中年轻男子纷纷加入，一时间声势颇为浩大。宋代时候社会空间大大扩展，市民社会开始发育，当时民间社团开始在大城市发轫，并流行于各中小城市以及村社市镇。比如喜欢蹴鞠的就有蹴鞠社、喜欢打马赌博的有打马社、喜欢茶艺的有茶社，妇女们也有自己的社团，比如刺绣社、手帕社、诗文社等。政府鼓励并资助民间社团的成立和发展，小市民们的生活有声有色，确实是相当的滋润。如今战乱来临，人们再无兴致参加这些社团娱乐活动，小青年们发挥创意，自主成立武社，习武练兵以自保，大概也算一种文化自觉吧。文郁对自己的创意相当的得意，因此最近每晚都组织社员们聚会，大家一起探讨攻防之术，切磋武艺，甚至还自发组织人员参与庄园巡逻、值更。文郁刚走到位于庄园南侧的这座专门辟出来进行社团活动的院落，已听得里面人声鼎沸，呼喝之声不绝于耳，看来社员们已经演练起来了。

有人看见文郁走近，便招呼他道：“文郁，你过来评评理，明明是我赢了，文茂却要赖，趁我停手时，打落我的刀。他不守规矩！”说话的是文郁父亲的五弟的幼子文聘，为人比较直率，但很沉稳，颇有章法。十四岁的文茂却跑过来，拉着文郁的手说：“大哥，战场之上岂有定法，我听说女真胡虏不但骑射精良，力大身沉，而且颇知兵法，诡计多端，能示之以不能，强示之以弱，不是浑不知兵法只知蛮干的野蛮人，他们两次攻打汴京，第一次见形势不利便退走，等到今年冬天我兵民懈怠的时候突然袭击，便一举攻下汴京，可见保存实力、麻痹敌人，让他们懈怠是战场上取胜的不二法门，你说我做的对不对嘛！”

文郁看着文茂笑了起来：“茂弟你能有这般见识，确实是不简单。我同意你的说法，战场之上确实没有规矩道德可言，什么阴谋诡计都可以使用，这是我们家族和胡虏对峙百年得来的痛苦经验教训。但是兄弟之间切磋武艺和战场上拼死相斗毕竟是不一样的，大家点到为止，用不着生死相搏，各以真实的本领比试就可以了。”文茂点头称是，文聘趋前报告：“我们派出去打探女真人消息的探子回来了，大哥还是先进去见见他们吧。”

进入一间偏厅后，文郁看到前几天派出去探听消息的族人正等着他，便抱拳道：“各位辛苦了，过两天家族中长辈就会集体讨论决定未来行动，各位得来的信息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参考。”为首的探子叫张龙宝，起身回道：“是的，我等不敢怠慢，在十天前遵照你的吩咐，五人一组，分别向汴京方向和大名府方向

出发,沿途打探敌人消息。现在得知在汴京方向,女真人已攻陷汴京,二帝被掠,他们是趁今年冬天的寒冷天气兴兵,奇兵忽至,朝廷来不及防备,赵官家和朝中大臣全部被俘虏,朝廷如今已经没有人主持抵抗。女真人现在向各处分兵,所到之处遇到抵抗就以屠城报复。河洛之间大多已经陷落,眼下他们正回兵北上,与大名府南下的金兵合流,由完颜挾懒率领,即将攻打山东路诸城池。”文郁道:“很好,大家辛苦了,先去休息吧,两天后张大哥你随我向家族长辈们汇报这些情况。”探子们拱手作别,纷纷离开。

文聘对文郁道:“希望女真人永远不要来历城,我们辛家也许可以逃得大难!”文郁摇头道:“哪有这么简单,他们的野心很大,各处招降纳叛,分明是想赖在中原不走了。不会像从前那样掠夺一番后就退兵的。”文郁随即吩咐:“你去加强庄园的巡逻,我担心有人冒充女真人的名义抢劫庄园。”文聘应命匆匆出去,文郁来到院中,指点年轻子弟习武,到子夜方才入睡。

却说过了两天,辛赞召集族人聚会,在家族议事大厅议事,族人众多,济济一堂,参加的人都是辛赞的同辈兄弟以及更年长的族中长辈。辛赞看到人已到齐,起身招呼诸人,以沉重的语气开始了他的发言:“相信诸位已经听说了朝廷遭遇的大难,现在二帝蒙尘,大宋朝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女真人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蛮族,他们原本居住在契丹人的北边,刀耕火种,粗鄙无文,但是十分骁勇善战。如今女真人在华夏掀起狂澜,历城也面临着危险的局面,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为了征求大家意见,一起决定家族下一步的行动。我们一个一个小家势单力薄,必须大家团结一心,一起行动,才能生存。”

辛之榭是辛赞的二叔,是族中威望最著的长辈,年轻时曾从秦淮海游学,远承花间词,风格俊逸精妙,情味深永,音律和谐,饶有余味,是当世大家。辛之榭此时微微颌首,招呼文郁出来,大厅中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文郁身上,辛之榭这才发话道:“文郁,你将近日来探听到的消息和大家讲一下。”文郁虽然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言,心里倒也不怕,开始侃侃而谈:“女真人趁着风雪天气由我燕云故地进袭,因此一举得手,中原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我们面临的局面是相当恶劣的。眼下,女真人兵分两路,打算南北夹击山东路,很快他们的兵锋就会到达济南府。女真人遇到抵抗就以屠城报复,我们南下的道路已经被切断,加上四处盗贼蜂起,可以说,南下躲避女真人已经不可能了。”大厅中顿时沸腾起来,年轻一辈纷纷说:“那就跟他们拼了吧,没什么好害怕的!”年轻人总是不缺乏牺牲的热血,他们轻易吹起战斗的号角,像年轻的雄

狮一样的好斗，渴望着品尝胜利果实甜美的汁液，完全不会想到那汁液也有可能是苦涩的。老一辈的人却老成持重得多，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保全家族的血脉：“我们应当制订周全的计划，不能白白的流血，当年我们祖先从河西走廊迁出就十分成功，迁徙到历城，在这里安享了两百多年的和平生活，想不到我们这几代人又要面对动荡的世界了！”老年人留恋过去，这也是人之常情。辛赞最后依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拍板，决定留下来不走，等待时局好转。但是毕竟不能没有自卫的手段，因此同时决定正式组织起一支庄园护队，文郁的社团也全体加入了这支护队。那时每个人心底只是惴惴的，未来究竟会怎么样，谁都没底。

……

这取决于新的征服者。

……

这年的雪比往年大，时间也长，深雪里的村庄平和安详，炊烟袅袅升起，偶尔一两声犬吠，女真人却一直没有过来。

到了第二年（公元1128年）春天，女真人终于进逼山东。济南留守刘豫投敌，山东路境内的大部分府县为了免遭女真人的直接攻击，都已经向刘豫靠拢。初春雪霁，历城中来了个新任知县刘佑文，他派人到辛家给辛赞送来请帖，说自己初到历城上任，人地生疏，所以邀请地方乡绅于本月十五日到县衙相聚吃饭，共话本地民生，以熟悉本地人情风俗，大家携手共保一方平安，等等。辛赞赏了来人一两纹银，嘱他回复知县刘大人，三日后定当给予答复。

来人去后，辛赞就开始思考这新任知县请客的真实意图。前些日子，已有探子回报，女真人将派遣人马进驻历城，并且投敌的刘豫将派出新的县令取代已经逃往南方的宋朝知县。现在新的县令果然来了，而他背后的女真人一直没有任何动作，好像一切与大宋官家在的时候一样。这宴无好宴，万一是鸿门宴岂不是糟了？正在深思间，窗外传来一阵闹哄哄的叫好声，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辛赞走了出来，远远看到演武场上人影翻动，大多数人都在挥汗如雨的卖力训练着，另有一大簇人围住文郁在说着什么。

辛赞担心文郁出事，赶紧走了过去，文郁远远看到父亲过来，躬身行礼道：“爹，孩儿给你请安了。”辛赞问：“我听到这边鼓噪，出了什么事情？”文郁尚未应声，文聘已经抢着回道：“叔父，文郁哥哥的箭法委实了得，刚才他射了三支箭，每支都命中了靶心呢！堪比古之李广、养由基。”赞不由哦了一声，命人取

下箭靶，果然看见三支箭分别插在靶心，不由心中暗赞。

他挥去众人，对文郁道：“郁儿箭术确有长进，不过听说女真人乃生长于马背上的部族，自幼乘马，习于骑射，箭法如神，我大宋军人很难比得上，估计你仍然大有提高的余地。现在外面形势很微妙，刘豫杀济南府守将关胜投降女真人后，一心为虎作伥，已经派遣他侄子刘佑文到历城任知县，刘佑文刚才派人邀请我本月十五到县衙赴宴，我估计他的目的是说服我们解散庄园护卫，好任他们鱼肉，来者不善哪。”文郁答道：“看来这次赴宴比较危险，不如我们多携带人手一起赴约，路上安排人马接应，或者干脆就不要去了。”辛赞笑道：“郁儿过虑了，想来那刘佑文也不敢乱来，我打算与其他家族联系，各家联合起来，同声联气，出事情大家有个照应。西塘郑家距离我们家族最近，我会先派人联络他家。”

文郁担心道：“不过我还是觉得刘家不怀好意，还有刘家背后的女真人会不会有什么小动作？我明天去县城打探一下消息，也许会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呢。”辛赞道：“这样也好，你一路上要谨慎小心，如果刘家防守严密，千万不要去冒险。”文郁点头称是。

却说第二天一早五更，文郁便已收拾停当，嘱咐身边的婢女绿雁道：“雁儿，你待会转告我爹，我明天晚上定会赶回来，若是回来晚了，你明天不用等我，自己就将息了吧。”绿雁担心地说：“少爷，现在外面这么乱，你还是不要出去了。”文郁道：“小妮子在为我担心呢，但是我估计你内心还是期望我去县城的吧？因为每次我去后，你都会有好吃的点心吃啊。”

绿雁低头娇羞道：“少爷在开我玩笑，不过少爷，我一直想要尝尝上次老爷带回来的丝绒蜜枣、酸梅糕还有梨肉脯，听说县里的王婆婆蜜饯店里有卖，你这次买点回来啊！”

文郁小孩心性未泯，脾气温和，待下人十分和善，所以大家和他言笑无忌。文郁微微点头，爽快答应下来，绿雁才欢喜地去了。

辛家庄园位于历城四风闸，背靠矮山而建，门前一条较宽的青河流过，四风闸位于青河下游，离辛家出门向右距离一里路左右，一条官道从闸上经过，通往县城。

因为已是初春，到处惠风和畅，各色草木都已苏醒并且发出新芽，空气中漂浮着醉人的清香，甫出家门的文郁不禁放缓了马蹄，流连着路边的风景。官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不少，好像中原大地的刀光剑影对这里完全没有影响，一

队队小贩挑着货担，去往县城里贩卖各色蔬菜、盐、水果和木家具等日常用品，路上一队队的毛驴驮着木炭、麦子也是运往历城的。更有一些年轻的姑娘婀娜多姿地走在路上，大概是出去踏青的吧，倒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小伙子们蝴蝶逐花一样围着她们调笑。姑娘们却也不恼，反而和他们谈笑风生，言笑无忌。宋时民风倒也没有像后世想象的那般保守，而且礼法主要约束的是上流阶层深闺中的大家闺秀们，乡下的那些浅闺中的姑娘们自古以来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的诸般禁忌，她们相对来说有一些选择婚姻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到达历城时，已是朝霞满天，大街上偶尔走来手持铁牌的头陀，经过文郁身侧时，念了句“普度众生救苦难诸佛菩萨”，然后扯开嗓门大声向居民报时，“五更不用元戎报，片铁铮铮自过门”，这已经是项公用的收费事业了。往坊里走，就走进了历城有名的早市，此时已是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历城早市虽然比不得首都汴梁那么繁华，却也稍具规模。早市铺席，诸般杂陈，有纸札铺、柏烛铺、刷牙铺、头巾铺、药铺、腰带铺、铁器铺、枕冠铺、珠子铺……小的如针铺、颜色铺、牙梳铺、头面铺；大的如肉市、菜市、米市、花市、珠子市……只要有用，就可设置。闹市之中，更有小贩们动人的叫卖吟唱之声不绝于耳，在文郁耳中，仿佛听到雀鸣华枝，宛如美妙动听的音乐。“公子，请这边入座，尝一尝我家的早点吧！”市中一家早点店铺里的小厮招呼文郁进去用早餐，文郁心想这种店铺是消息流转之所，倒是打听消息的好地方，于是寻了个面朝街面的靠窗座位落座，要了份20文的炒肺和一碗粥埋头吃了起来。店内食客很多，人声鼎沸，大多在谈论着女真人入侵中原后的奇闻逸事，但是所说往往荒诞不经，匪夷所思。有的人说女真人是人和狼所生，所以个个都是狼头人身，凶残暴戾；有人说女真人不日就将杀进济南府，到时人畜不留，赶紧逃走才是正经。当即有人问道：“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拖家带口，天下之大，不知可以逃往何处？”此时众说纷纭，有人说应该南下，有人建议应该东逃入海，坐在文郁附近的一个行脚商人模样的人十分不屑道：“你们这些家伙太荒唐了，前些日子我听说刘豫大人已经和女真人达成协议，向他们归顺，女真人不会入城，仍旧和从前一样，济南府各处已经发出告示，警告百姓不准出城，其实外面也不安全，四处兵荒马乱的，我看还是留在家里比较好。”

此言一出，众人都沉默下来，半晌方有人抗声说道：“如此好是甚好，只是大宋乃是华夏礼仪之邦，怎么能投降蛮夷呢？况且听说赵官家也被虏北上，身

为大宋子民，就算不能救君父于水火，也不能觊颜事敌。”说话的是个青衣秀才模样的人，众人都不能答话，那行商却硬撑着道：“这乃是腐儒之见，我等小百姓但求安居乐业，怎么能为了一两个人就妄起刀兵，去惹那血光之灾？刘豫大人也是为了我等小民才不得已这么做，我常年在各地行走，亲眼见到自去年冬天女真人杀入中原以来，不知屠戮了多少城池，凡是稍有抵抗的地方都被他们杀了个干干净净，十室九空，尸塞沟壑。赵官家都不能击退女真人，我等百姓手无寸铁，只有归顺他们才是出路，那是没有办法的！”

文郁听了虽然心下老大不爽，然而那行商说的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店中众人也都大都认可那商人的看法。这个时候忽然生出变化，店中一白衣青年跃到那行商身边，抽出剑架到他颈上道：“好你个奸细，是女真人派来蛊惑人心的吧？看小爷我今天把你办了，让你到阴曹地府为女真人张目去！”店中众人见势不对，纷纷逃出店去，只有文郁依然坐在原来座位没有动。那行商赶紧求饶道：“这位小侠，方才是不对，但是说我是女真人奸细委实是冤枉我了，我一个行脚生意人，女真人收买了我有何用？刘豫大人已经投降女真人了，也不用我来居间传递什么消息吧。我一介小民，只是想活命而已，小侠你千万不要动粗啊！”那年轻人回道：“我确也不是卤莽之人，只是你这人说话太着形迹，哪像个大宋子民应有的做派。况且你常行走江湖，须知祸从口出这句老话吧！不该说的话乱说，是你自己惹祸上身，须怪不得我。今日就在你身上留个记号，让你记住为人臣子的本分。”一剑回去，已将那商人的额头上划出一道血痕，喝道：“去吧！”商人抱头鼠窜而去，围观人群中有人轰然叫好。

文郁顿时对这年轻人起了好感，立即生了结交之心，当下上去抱拳作揖道：“这位仁兄，可否借一步说话，在下很是钦佩仁兄刚才的作为。”那年轻人收起佩剑，回揖道：“不敢当，不知这位兄弟如何称呼？方才之事甚是卤莽，不足挂齿，只是不忿他对朝廷的无礼罢了。”两人重又落座，文郁道：“小弟姓辛，名文郁，历城四风闸人士，不知仁兄如何称呼？”那人大喜：“原来是辛兄，久闻大名，在下亦仰慕得紧，只是缘悭一面，不意今日能相遇。在下乃西塘郑氏，单名诚，字信成。”文郁心下恍然，原来是历城当地的豪族西塘郑氏的子弟，怪不得如此英姿勃发，敢作敢当，西塘郑氏是文郁父亲辛赞想结交并共同应对女真人和刘豫的潜在盟友。他们家族于唐季迁入历城，此后历代皆出显贵大官，不过这个家族以耕读传家，不以兵法和习武见长，家族的西塘书院是历城甚至济南最好的私塾，故旧门生遍天下，所以也算是势力深厚的大家族。他们的这一代



家长郑愁予颇有长远眼光，远绍晋末天下大乱时北方汉人的邬堡旧例，在十年前就开始建筑深沟高墙，鼓励家族青年子弟习武，招募族中青壮组建了一支庄园护队。因为郑家在地方官府中早就深耕密耘，所以历代知县对这支私人武装一直都不管不问，他家势力现在反而比辛家更强大。不过两家向来井水不犯河水，来往不多。两人此前并未认识，只是互相听说过对方的名头。

郑诚身高挺拔，外形俊朗，眉宇间一股逼人的英气，是使人一睹而容易心生好感的那种人，属于郑家第三代中的佼佼者。文郁问他：“不知郑兄到历城所为何事？”郑诚答道：“相信和辛兄差不多，家父派我到历城打探消息，看这姓刘的家伙有什么阴谋诡计。”文郁大喜，想到郑家和官府向来关系密切，这次竟然也心中没底，看来他们和刘豫一伙必然不是一路，未来辛家一旦和刘豫起了冲突，郑家至少不会站在对方那边，看来郑家也是心向大宋，不甘心就这么屈膝投降的。于是回答说：“郑兄猜对了，我这次入历城，也是为了本月十五刘知县邀请我父入府赴宴之事，来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郑诚问道：“未知辛兄有何主意可以打听到县衙内的虚实？”文郁答道：“我们到县衙周围观察一下形势以后再见机行事，既然我们目标一致，建议我们一起行动，这样大家好有个照应。”

郑诚慨然答应，两人虽是初次相识，但是此时却仿佛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般，迅速出发了。走出这间小店，在门前的大道向右五六百米处就是县衙，朱门高檐，门禁森严，并不许闲人接近。两人走得离大门刚近了些，便有军士喝令站住，两人只得走开，绕着县衙转了一圈。文郁注意到县衙四周都围以高墙，墙前后基本上没有遮拦物，只是在西首围墙外有几株参天大树，紧靠着高墙，借助绳索应该可以爬进县衙，当然在白天是不行的。文郁建议说：“信成兄，我们晚间从这边爬进去。你看怎么样？”郑诚点头道：“我们晚间再过来。”

继续绕行到后院时，两人发现后院门竟然紧闭着，而且有军士把守，令人觉得十分奇怪。因为明显这县衙今日透着古怪，防守这么严密，难道是什么大人物来了不成？文郁决定在后门这里观察一番再说，于是在旁边一个小茶馆找了个座位歇脚，与郑诚边聊天边窥视着县衙后院门那边的动静。文郁问旁边的茶博士：“不知这县衙是不是平日里总是这么防守森严？”茶博士见二人面生，只说：“这个小人不清楚，我新到这里，不熟悉县衙往日里的情形。”郑诚一听不乐意了，这不明显骗他们吗？瞪着眼睛就要发作，文郁摆手示意他不要急，继续道：“我们是历城本地人，今日想到衙门递送状纸，要起诉本乡一个无